09／22 簡約造形與抽象雕塑

兩種路徑:簡化與抽象發展

對談主持人劉俊蘭首先列舉臺灣抽象藝術發展的幾個重要節點，如1950年代五月、東方畫會的成立，1970年代五行雕塑小集出現，以及1980年代臺北市立美術館開館，舉辦《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等。她觀察其中可見的兩種抽象發展路徑，一種朝向簡化物象、提煉形式、趨近「原形」，另一種則直接以藝術元素構成作品。兩者似乎呈現「來自現實」(簡化)與「脫離現實」的不同路徑。然而，她藉藝術史學者邁耶·夏皮羅(Meyer Schapiro)的提醒，談到即便是抽象，也可能與社會、經驗、歷史背景相關，並非獨立存在。

劉俊蘭認為，臺灣抽象藝術的出現，不單是從「具象走向非具象」，也是一場藝術觀念的轉變。而與談人賴永興老師提到，臺灣戰後抽象雕塑的發展慢於繪畫，可能與當時訊息來源較慢、教育發展與外國模式不同有關，因此產生差異。與談人劉柏村則談到，臺灣雕塑在學院的發展，趨向西方對現代雕塑的回應，許多老師亦曾受到洗禮，在過程中思考如何讓雕塑呈現自身。

簡化的含義

賴永興認為，簡化是為了突顯個人特色。他試著從不同面向來思考「簡化」，如藝術家的學養、二戰後義大利人物塑像、佛像造形、原始藝術、甲骨文等，他談到「簡化」可能是「用最少的形體，讓人體動作與精神狀態成立」，並提問「刪除細節後留下了什麼」。

與談人詹士泰則談到「少為什麼可能更難」，因為「每個決定都會更明顯」，這些仰賴創作者的「判斷」。他區分簡化 為「減少細節」，抽象則偏向「重組形體」。並建議在觀看時，先不問「像什麼」，而是去觀察作品中「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並以五位雕塑家為例，從形體、虛空、材料、場域、身體，來說明抽象雕塑中的「關係」。

劉柏村認為，簡約是一種「還原」的概念，即「從形象簡約的過程中，去回應雕塑表現的可能」。抽象則強調「去除敘事後，從雕塑本體可以『談』什麼」。此外，簡約與抽象涉及現代主義的三個核心精神，即「純粹」、「原創」與「風格」。當雕塑還原至純粹造形，雕塑的體塊、材料、光影等，便成為展現要素。

關於簡化與抽象的建議

賴永興談到，使用AI幫忙，有時生成的設計圖很好，除非對AI提出細膩的要求，但有可能因為對材料或技術掌握不足，使作品最後無法成形。他以自身經驗分享，有時「可以作品先做，過程中慢慢就會有其精神內涵顯現」。

詹士泰分享，「創作時不必一次處理所有問題，可以先從關心的部分開始」。他建議用一句話寫下核心，接著限制一個變因，並至少做三個模型，再從比較過程中，決定最後具有張力的造形。他認為簡約的目的，是讓「必要的關係更清楚」，有誤差並非壞處，而是幫助自身釐清想法的過程。

劉柏村認為，創作過程中會產生個人的回應。他分享歐洲的造形訓練，透過模塑創作，將一個物件，複製成十個，創作者需發揮創造力，使每一個和前面不同，再從中判斷自身的選擇，確定哪一個造形才是真正可以的且適當的。這樣的訓練，使形體本身在比較過程中探討與對話。而感性是創作重要的立足點，其中亦有理性分析的結果。

現場同學提問，在創作簡約類型的作品時，古典技法是否難以割捨？賴永興回應，當進入創作時有一些東西必須丟棄，因此，面對新的創作類型「有時你做出來就呈現出來了」，也許在創作時可以很理智，但有時也可以全部忘掉，不必太深入於理論的建立，潛意識或是自身的特性是存在的。

雕塑的風格與自我指涉

賴永興與劉柏村不約而同地提到簡約與抽象牽涉到個人特色與形式風格，劉俊蘭進一步追問，現代主義造形也可能形成看來相像的模式，就此而言，如何看待其與獨特風格的關係？此外，劉柏村強調雕塑的「自我指涉」，而詹士泰則偏向「關係」，她據此提問對於「關係」的著重是否可說隨而跨出了雕塑的「自我指涉」？

劉柏村回應，若從現象學的角度，回到作品的「執行過程」，所有看得到的都是一種「元素」狀態，涵蓋藝術家的操作過程，甚至工具運用、材質肌理等現象判斷。在此，「表現的過程優先於主題的想像」，縱使前面是「未知」，仍可設定在創作過程，藉身體跟物質間的「關係」，來呈現自身的看法。從劉柏村對創作狀態的敘述，或許也回應著雕塑的「自我指涉」，仍存在一種自創作中顯現的「關係」。

具象與抽象的思考

劉俊蘭追問同學所提而尚未獲回應的問題：「在今日，面對當代雕塑時，區分具象或抽象是否有意義」？

賴永興回應，一開始他抗拒這樣的問法，認為藝術家是很自然的去創作，而不會這樣區分。他談到這種問法是否在談論時較容易分別寫實或抽象？

詹士泰分享，過往只用抽象的方法來創作，但後來發覺也能有極度具象的創作方向。他談到抽象跟具象可能在不同創作時期產生，兩者是可「並行」的。對他而言，最終概念能否精準達到預先設定是比較重要的。

劉俊蘭循此延伸：對創作者而言，抽象與具象並非不能跨越的鴻溝，但抽象與具象的差異或分野的討論，仍是一個有其意義的「論題」。

劉柏村最後談到，從當代視野，沒有所謂具象跟抽象，現下已不太會去區分，而是「同時並進」。因此雕塑從美感體系中，延伸對美學的思考，讓作品存有多層次的入口，使人能從多方理解作品所要表現的內容。